剪桐載筆

剪桐載筆

夫士自燥髮業儒頫首

朝夕潔神千古上之欲

藻潤皇猷黼黻帝治澤

溉地軸聲激天壤次馮
三寸秉翰劃千秋大業
藏之名山洞府自成不
磨下之即稗官野乘片

語單言聯道勸懲亦快
心目豈其浮生浪死泯
泯莫莫與草木同朽腐
已矣張季鷹有言千歲

名何如一杯酒而杜征南至洛嵯數羲留遺跡於峴山之片石甚欲流景耀於當年垂休聲於

來禩意固均也不倭通
籍以来乘使槎毓家食
者踰四之三中閒侍
交戰逐

京塵不滿五稔而又冗
散棲身傻游卒歲
朝政國紀之大凡石渠天
祿之秘文既無從竊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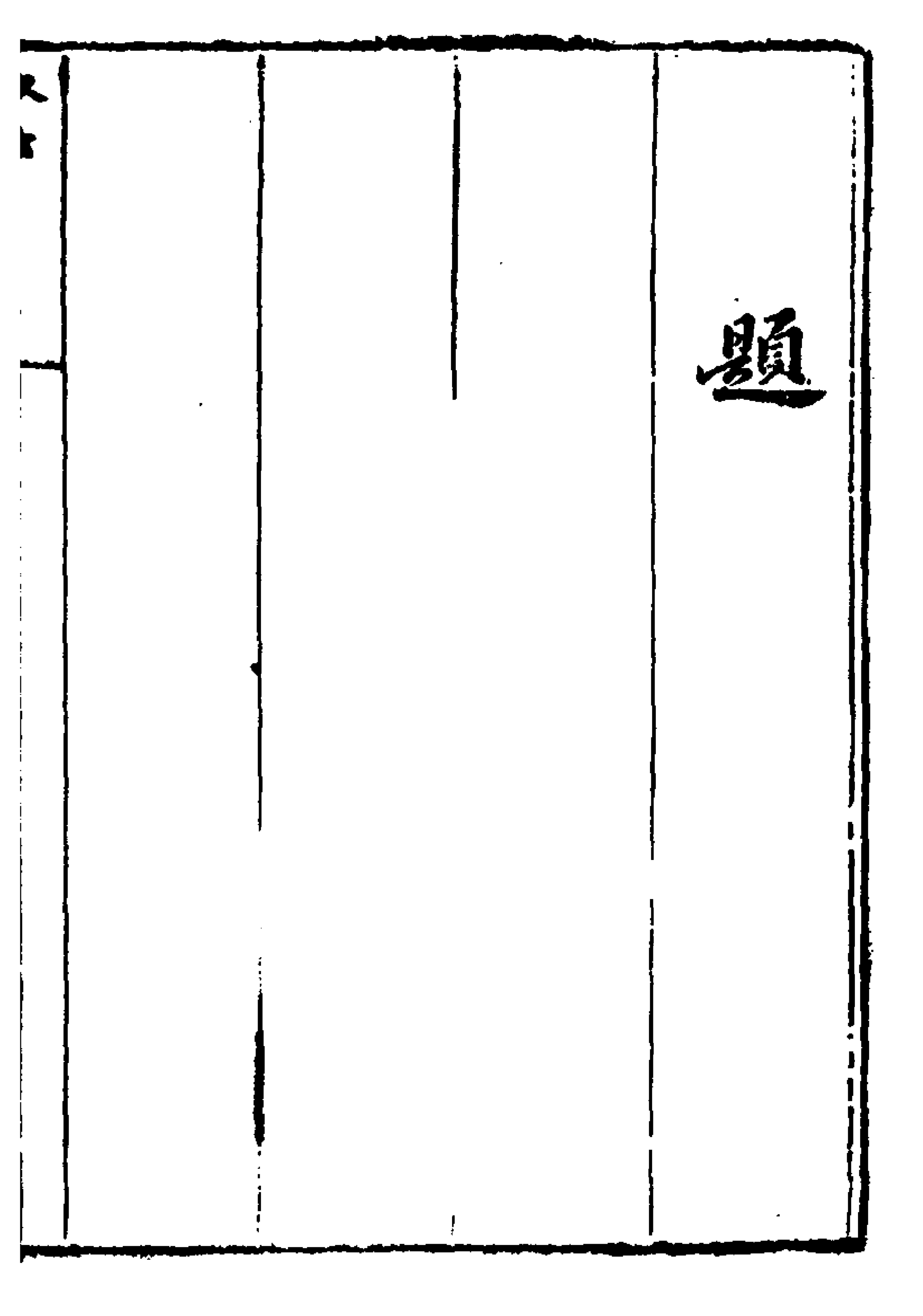
蕪之賊材駑庸學植陋劣又不能網羅百氏鎔鑄一家心竊媿之荆州之役自春迄秋閱月既

睐間齋又甚閒操毛穎
用袪睡魔乃舉數年来
耳目之所睹聞友朋之
所傳説撮而録之于簡

其有荒唐不根勸戒無裨者置勿論雖蟬噪蛙鳴無當鐘呂之奏而褒善戒惡聊以備諭俗之

資焉耳不賢識小博奕
猶賢蓋亦竊附於孔氏
家法云

新城王象晉蓋臣甫



題

剪桐載筆

新城王象晉藎臣甫著

賀

今上登極表

伏以

世際離明鰲極開

中天之會時逢泰長

龍飛協

聖作之期臣庶騰驩華夷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
敬躋以日
聖縱自
天
本聰明睿知以有臨
會正直蕩平而建極
卯年踐祚紹

祖
宗十三傳之丕基
大德得
天撫
宗
祉億萬年之景運伏願
福禔川岳
慶衍雲仍

身强固

德清明同月恒日升而悠久

外威嚴

内順治借天覆地載以靈長

偕

同事諸公奉

賀

惠殿下陞位啓

伏以

楓陛宣綸

一人篤隆親之典

桐封啓宇千秋開燕翼之祥

登南邦以執功合群情而胥懌恭惟

殿下

天植温文

性秉純懿

媲河間之樂善

德懋青年

邁東平之崇文

譽隆朱邸承命

北闕

作鎮南服當萬寶告成之初正

百世貽謀之始環楚甸三湘七澤咸藉

保障之功舉

皇圖一統萬年允賚

夾輔之盖伏願

學勵緝熙

祚綿似續卜年卜世酬

九重天覆地載之恩

于藩于宣衍四履彌山帶河之業

楚春元隱德傳

萬曆間楚中一春元赴試甯直隸之清豐鎮二鼓後對門火春元出門外觀之見一女年及笄赤身來奔春元曰胡不衣曰火起方急救命無暇覓衣也曰我房在店內某處可就被掩身我必不入已而火息父母覓女春元尚立門外語以女處攜之歸見其女赤身又在春元房中大不懌是年春元未獲售歸過舊邸聞是女已適人矣又三年入闈

終日不成一字午後忽鄰號大呼可惜者不絕口潛窺之北人也年甚少問何故曰我七作甚得意自揣可必中偶風吹卷落硯池中污甚見貼無疑第可惜此數作耳因問兄卷完未曰今日吏擾倘滯一字未就曰兄可寫此高中後勿相忘某且未歸候出榜方來褒月寓其所報榜時可一見過及揭曉果第旋往謝春元丞迎問平日有何陰隲以無對固問之曰平生原無過人事惟憶三年前宿

清豊鎮對門火一女子赤身冒火來令至我房少避我獨立大門外俟其父母至偕婦救得此一人耳春元曰此奇遇也成交乎曰此時只憐其苦無論邪行即邪心亦不萌春元亟下拜曰恩人也我之爲兄中宜也此女即某之妻娶三年矣聞有赤身避火事未嘗以好語相加婦即矢心自明其不信也聞兄語今豁然矣我之爲兄中宜也遂締交如兄弟云

王生曰甚矣名節之所關重也楚士欺一人無妄念可不謂隱德乎以博一第亦天理報應之常乃困之於三年之後又假手燕士而後第且燕士者號胡以北隣巷胡以點汚心胡以信其必中如觀火文胡以授之果售如探囊機緣巧合不爽毫忽皆天也使楚士發於三年之前於報應之常得矣彼燕女且抱醜終身即九原莫白也故楚士之遂售燕士之汚卷總之爲此女白名節而因爲楚士

表隱喪故曰皆天也彼飾昭昭慎冥冥笪訓蓍著
者果夢夢耶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又曰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請以質之楚士

陽鄒生孝感傳

陽鄒諸生某事親孝母年八十餘病垂危忽暈幾不可救生具矮卓凳寘門後幽暗處列酒餚貿佳紙爲錢焚於籬望空遥祝願少延母旦夕命已而母果甦語兒曰吾尚有數日住勿悲也予問故曰適鬼使見逮已將行矣汝焚紙錢後鬼使大喜謂予曰今一批所逮共五人媪在逮數不可逃吾感汝予意既飲食我又畀我好錢我今先逮彼四人

事竣過媼偕行媼與予尚可聚首數日慰彼孝思也越三日忽謂予曰可備後事鬼使來吾行矣遂卒

王生曰嘗謂貪賄舞文獨世間胥吏輩乃鬼使之感生亦以錢好故並阿睹中物固無間幽明者耶若生以祈祝而延數夕之命者其生也感微幽冥矣

王廷尉平反傳

大廷尉左海王公山東費縣人初任山西陽城令政務慈祥不忍妄入一人罪一日大風晦暝境內大道邊殺一人投尸井中莫知主名公下令捕役嚴緝之邑中一人素無賴是日午後倦甚向姊家卧面色慘阻意態倉遽去殺人處不甚遠欲日而殺人之事露衆遂疑此人即其姊亦不能無心疑也嗚之官公再三研究衆證甚確巳問結牒當道

矣公心終不釋然異日偶訊一囚自招平日惡跡
有殺人投尸井中事問其日月正大風晦暝日也
公心恍然即欲鳴之當道爲前人地刑胥再三諍
以爲不可公不聽刑胥曰刑者一成不可易令自
訊而自反之得無啓上官疑於巳之官聲不利乎
公曰吾期使邑無寃民足矣遑爲巳之一官計耶
即緣此而罷歸田里心甘之矣遂以後人祗罣而
力爲前人昭雪諸當道見公牒文口歎謂公不讓

已短能重民命也無頼于果得釋公聲譽益隆隆
起後以循良高等擢臺中令爲左廷尉
王生曰守令綰銅墨統一方民之生死榮辱在一
念轉移間彼暴狠恣睢視民命如草菅者固無足
道即足已好勝自雄已斷或作意低昂矯矯爲名
高賢不肖則有間矣而不知意見一差死難復生斷
難復續同是含生何忍以彼之呼呼痛楚爲一已
娛快功名地即無論人非鬼責而良心内省吾恐

食不下咽矣孰與平心虛已使小民無寃之爲得乎語云吾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於我亦無憾也仁哉斯語吾願持三尺者三復之也嗟嗟于公高門張公無寃至王公而三之矣

張襄憲公遠慮傳

少保崌崍張公諡襄憲四川銅梁人宦浙時一同年與公同宦浙相得甚驩公偶談及清明上河圖歎初本入禁中無從復覩同年公有臨本甚佳蓋世所傳第二本也隨餉公公力却之同年公必欲公受公不得已受而厚酬之頗珍惜及歸田慮後人以此賈禍因手書垂戒此圖頗爲世鑒賞以後凡宦吾土及達官貴人有求者即與之勿吝公現

後某公宦蜀一日具百金移檄銅梁令索此圖且云價廉不抵圖值倘多索縣中暫借當續償也檄至邑時已近暮縣令親攜檄詣公宅公之第三子恩選公號蔡蒙者念襄憲公遺囑亟向諸姪覓之無有也諸姪中有微聞在某房者偕詣索之辟以禍福再三始拖令一見抱寘懷中索酒飲三巨觥始命几展卷再閱一段即大呼妙絕飲一巨觥比閱竟東方白矣以金付蔡蒙公力却不受令無脫

入署就公宅印鈐並原金馳使報命某公一札卷大喜亟加幣若干並原金往蔡蒙公堅不受令不得已置盛筵延公之子若孫群聚盡醉而罷世皆歎襄愍公遠慮而又服蔡蒙公之純孝爲不可及

予聞之襄愍公孫現婿大金吾云

王生曰襄愍公勤勞著 宗祊利澤浹函夏威望震氈毳勳烈勒旂常乃區區一卷猶勤遠慮于於是歎公之精神如宇內元氣周流布濩無幾微[illegible]

不貫也世人躭於所好不難驅身名以殉之甚且遺殃奕世萬曆初山西某鄉紳寶一古琴及歿縣公向其子索之弗得逮以徽纆泥首公庭時其子已食餼於庠稱佳士矣廼戮辱若此夫非琴之爲祟耶若上河圖初本至傾其家禍及數官又其甚者已嗟嗟一身之外揔屬長物夜光彈鵲何輕重倒置乃爾廼知人能澹然寡嗜豈惟保身完名抑亦遠害貽謀之要也噫尤物移人懷璧爲罪從古

識之矣襄愍公之戒視平泉之戒學直庭之於逕

己未

王宮詹俠僕傳

王宮詹非熊四川重慶人天啓初偕翁太姆俱高年在堂公乞差歸爲壽舟離城僅舍許是日奢寅反公未知也遥聞上流一人亟呼舟勿前城中反矣奮卒邀舟鄰縣去重慶八十里僉兩尊人吉凶未可料心如割莫知爲計時公僕三人平日以膚奴畜者即同輩皆易之忽前請公奴等願入城奉太翁太婆來公叱之曰城中大變爾輩何能胡言

之易也儕輩多爲揶揄三人固以請公亦任之三人遂踴躍去近城見城中出者皆髽髻不冠巾白紙點數墨跡爲髻纏三人者效爲之得入城矣翁與媪俱無恙三人負以行抵城門闞者不令出三人微闞其姓者與賊通乃假爲其氏僕具詞賊實謂庄有粟數千斛兩老人者庄頭也須共往驗明獻爲軍糈賊實大喜給照令往翁與媪始得出城三人仍負以行甫數里力倦不能前少遲又懼有

追者乃以二人擁翁媪一人入村中買兩椅縛爲輿覓四力舁以行抵公所公一見悲喜交集慰安兩尊人畢設三座於堂令他僕縱腋三人與稽首以謝

王生曰公之得全兩尊人也純孝之感也雖然三僕之功不可誣予聞公長者居家孝友事兩尊人無違色無疾言事毋先意以承孝洽庭闈神鑒之矣彼三人者素平平無奇及犯大難成大功從容

指顧動合機宜出入虎穴如履平地視亂廝養卒

庚吳郡老兵何以異豈冥冥中有相之者耶世人

謂建功立業非有絕世之智邁種之才罔克濟以

觀王公儻竟何如也嗟乎不遇祿山詎識平原勿

謂世無人哉

王京卿義妾傳

王公蜀人官卿寺因無子娶二妾未數歲罷歸貧無以爲養因遣妾二妾皆欲從行公諭之故其一長號去一堅欲從方商榷間妾母適至留妾甚懇公許之既去妾尤公曰從一而終婦之分也予母即有言君以大義責之何說之辭權顧在吾母耶公壯其意然實不欲偕行因詒之曰汝議最正然吾憐汝母老且愛汝甚不忍逆其意汝盍自爲謀乎

歸以情懇之母得請甚善即不諧約汝二姊及家人輩為助勢可必得妾許諾因曰歸而得請從君終身吾願畢矣倘母意不回當以死謝君必不忍偷視息人間抱琵琶過別船也今與君訣見君止此耳伏案大慟淚如雨週案頭下決於地公為動容因令僕持嫁時衣送之還母家冀早使僕往覘之妾聞僕至欣然出謁公夜來安乎念我乎亟歸語公吾旋至矣未幾果同母來入門向公失聲慟

日幾不得見君此一行何與拜世間所以不言謝
諸侍婢始知歸請之毋不聽談說百方又不聽懇
二姊及婢僕輩勸解拜三卒不聽人定後妾膏沐
易新衣衿帶間縫紝百結遙向公再拜已又潛向
毋拜蓋欲於是夕自縊也偶一婢驀見之亟奔告
毋毋大驚亟起慰諭曰癡兒何遽至是汝欲從公
吾亦任汝第吾愛汝甚汝去吾何以為生無已吾
與汝偕也是以得歸公聞言感甚顧邸中僅兩與

力不能再辦一輿且又無奈長途資斧何不得已
乃以輿舁妾及妾舁而身策蹇以從
王生曰予在　都門得交公磊落光明絶無世俗
依阿態聞其居官慷慨潔廉持身毫不苟而體恤
人情憫憐物命凡可開一面網不難百計圖之安
之不忍捨公並徒兒女床第之私無亦見公慷慨
正直可託終身故不難一死以明志乎即烈丈夫
何加焉且公仁人尚未舉子或者彼蒼將以此妾

爲公開繩振亦未可知夫君臣夫婦皆以義合皆以一終彼巾幗笄珈之倫猶然矚大義秉貞心等一死於鴻毛爭一拔卷令人凜凜起敬翹髮眉而稱丈夫者哉吁可以思矣

汪孺人再生傳

婺源張公諱奇謨予岳翁也爲予言往岳母汪孺人生三子一女矣及菲産以病亡已而旋甦自言攝至陰府官人坐堂上隸前稟逮某氏等至回視被逮果皆婦人無一男子官人曰後堂見夫人至後堂隨衆跪階下見釋子滿丹墀有週年者有數月者甚且有初生者或男或女或坐或臥或行或匍匐姸者醜者嬉者笑者怒者罵詈者啼叫者交

相毆者獨自坐卧不言語者任其雜沓無一人為料理隸稟如初夫人目衆婦曰令汝等来無別事兒輩待哺為吾乳之孺人抗聲曰我以無乳故自家兒倩人乳焉能為人乳兒夫人問言者誰曰鄒平東門外張秀才妻王氏也夫人撿籍从之曰幾誤渠尚有三胎一長命者最後一兒取之来今尚未也亟送去因得復生後生三胎二兒一女果以痘兒亡其一兒亦不育女為予妻封孺人即夫人

所謂長命者也然壽亦僅三十餘歲

王生曰世人言陰冐最幽在恍惚有無間今視孺人事何明白較著也見既不育即不生可已乃竟生生也而卒以夭死何屑屑不憚煩若是豈人生各有定分即子母之存者歿者皆夙緣不可强耶不然何定之生前證之歿後不差爽乃爾世人誠寤於前定之理順受而無妄營即以釋屠爲俟命之君子無愧矣

二十謁選傳

萬曆中有二人同謁選平日皆有名文場中數奇不售遂應選貢時其公署銓部二人其一年家子其一介一舘中求拜門下臨考選皆以縣令爲懇其公託之選司一主政公二生又各以平日字爲許榜出皆得州佐怨望甚即其公亦不解所以爲之主政公始知二生者其一字欠端比入試故矯之使正閱卷時適有一字欠端者大類生筆遂擬

縣令而實非也其一人已取縣令末名將登諸夫淵佐昔名本部司務親也司務向選君乞縣令言之數四選君大不懌司務見時漸迫力懇曰此生爲業至親考非其意甚實強之來倘考居州佐次名其亦何敢言令一轉移甚易耳選君意勃然取縣令末名作州佐第一而抑司務之親爲二司務遂無顔去比氣稍平始悟所抑者即其公所託也而勢已無及矣選司公文言其月當大選雜職山

一缺較他缺稍優每選例止五人請公憐此輩月棊遠宦又多遠方選將優缺多入五籤既竣事五籤儼然具在至下選又加入而卒無得者因大駭擾不敢復加入

王生曰二士負夙抱縱無引援以博一令何難乃一則自改其半一則倦得而倦失之即秉餘者奚能爲力且畢畢一散秩何關利害然亦不能殊也因憶趙宋時二内豎相覷一謂人之祿位君主之

一謂天主之仁宗畀以職令默探乃覺屬之言天孰謂君相能造命戕世人不察多自雄其材智謂富貴可以力致功名可以智取營營逐逐爲造物笑吁亦愚甚矣

蚕賦

工于于役荆楚停楫江湄驕陽煽焰微風不颸竟日扁舟汗流浹藉猶蒸清宵獲安枕蓆詎意白鳥群然見親輾轉不寐自暮達寅未明風興楮墨在前無術以驅贈之以言

其辭曰嗟爾白鳥賦形幾何視蠅[illegible]乎遠遜較蟻蠓兮差多物孰無首爾首幾許僅具二目未辨斐蚤物孰無羽爾羽特庶玄駒稱巨魯縞讓纖物孰

無足爾足可嗤長纔踰分細比遊絲物孰無腹爾

腹燕麥為形雖微為患則劇若夫芍芒謝政祝融

司晨習習之谷風既徂赫赫之烈日方新石焦金

流山童泉堙舉首而炎曦焚和觸目而暑焰爍人

爾當斯時引類呼朋鼓翅轟雷肆虐實卬有如名

園勝地王孫麗人望水閣而却步執紈扇以逡巡

假寐片晌意念津津唯爾一至顰蹙眉攢憏未顛

而無惟抱幽情乎莫申又 如騷人墨客藝苑詞壇

爭妍競奇力匱才殫紬甘寧而脩髯爲秃絀一語而嘔出片肝唯爾一至意亂興闌三寸之管屢墮九廻之腸幾刓上之名公鉅卿高堂廣厦退食委蛇優游瀟灑或延賓而清談或肆筵而稱觴唯爾一至神憊音啞主賓無歡酬應煩寡下逮草茅賤役里巷單夫淩冒乎紅塵酷暑奔走乎絕塞長途暫偷閑而息肩莫片刻之休娛唯爾一至顛倒嗟呼張皇四顧攝躧以趨物皆妍明爾獨喜晏飛揚

恍惚視之不見蝍昔蚧喈聞衝舵寂隱覷微窺惟
意之適更有一族厥名豹腳黑質白文為害更虐
當其初至寂寂潛偵辟彼劫寨之師三軍皆銜枚
而無聲及其既飽薨薨遐舉辟彼得勝之師壯士
皆長歌而振旅投閑抵隙入幕穿幃入縱周防罔
善乘機短吸長噓緣足及首不思人苦惟適爾口
痛癢徹骨爬搔力倦起視周身神搖目眩紅紫陸
離爛若錦綺又如珠琲大小累累誰不愛身誰不

歟安豈其七尺供爾夜餐大生廣生號物惟萬胎卵濕化孰窺其畔則有蚤蜉蜩蚨螢蚘螽蝱螗蠮蟓蛸蠉蜧蝆蠽蜻蜓蟌蟋螋螺蟦蠽蛃蟪蟬蜃蠶蛣蛤蚿列形雖渺皆具靈性與人無爭人亦不憎惟爾此蟲爲人之蠹聞聲覼影人有同惡或化子分或生蔓草或孕於木而纍纍若桃杝之實或吐諸口而紛紛出青鵲之鳥擬倫宿鴨較捷花鷹詎高郵邵白之獨擅醫江天澤國之同儞縱夙定夫

軒窗諒莫禦其翩嚮人正悒悒爾更營營時方瞋瞋爾獨翊翊蹻開栢寢昭君德之慈仁廟祭露筋表女行之烈貞皆爾蟲之為祟諒人心所共擯爾既有腹胡不為螢含光自耀燭物呈形隱囊照車胤之書熠燿雜濛雨之零爾既有足胡不蟋蟀隨時屢遷促織戒佚徵歲序以知天呼婦子而入室爾既有首胡不蜻蜓翩躚水際翱翔戶庭時點水以昭清式螓首而珠熒爾既有羽胡不為蟬蛻此

重濩陟彼樹巔喈喈乎呈綠竹之甘翩翩爭避羽

化之仙胡廼佔爾儇巧恃爾利嘴惟知咋人貪婪

不已蝨亦咋人賦性特惛彼方置喙人即可攀蝨

性頗捷跳而不飛細心撿點一指可擽蜂即有毒

蜜亦有利利既可酬人胡以忌豺虎最兇自有窟

穴人不彼膚彼亦不蓄嗟肆詹夫社蔕特莫甚於

爾蝨將受之而弗甘欲珍之而難攻曹鬪張果蠛

列上儕肇自陶唐族類實延高則攀桂次有飛颺

爲人除害以爾爲羨我將其族百千萬億喚爾支屬俾無遺匿蟊賊既殄區宇咸請凢我生人同享安亨

四公厚德解

耐居士支梧習静捲荆遠囂忽聞剝啄之聲遽驚揚栩之夢乃拭目整冠闢關延客見一人傴僂委虵伏俯而前曰不佞姓慕名忍别號忍生夙抱葵傾竊思荆識望祥風而冀瓊麾積有歲時矣耐居士三肅而入因語生曰聞子名姓知無淩競之心接子形聲復饒巽順之致有何高蹤願佐下風欤時舌華方啓牙慧畢陳酬應片時揚扢千古論兪

緘則考水鑑於漢末語山納則採唾面於唐初歟
僕通宵攲心惻怛學忍以漸夏量恢宏是四公者
孰堪法程詎無軒輊乎耐居士曰善哉子之問也
括囊不議卿言復佳雖黃渾忘物我共適卓哉德
操品之尚矣始焉色忍久則心融物有兼容犯而
不較渾乎夏公抑亦次乎若夫蜂蠆逞威世方視
爲得計睚眦必報衆兢誇其不撓彼美君子獨異
恒情唾面聽其自乾縱擊任之長往豈非懦質諒

有深情夫平陂往復天且弗違出爾返爾語有明
戒若此也瞋目而語難彼也逞聰以返戈雖云報
施之常實廣葛藤之累遍地荊棘孰爲措足之區
滿目戟矛寧有怡神之日婁寇兩公慮此獨審雖
當橫逆輒暗銷鎔推原其心豈不曰橫逆之來亦
大不侔矣其有形迹易疑雌黃偏聽彼既無心而
妄發我何縈念而骸非他如我有小嫌彼特過當
雖曰遷怒抑亦世情至若平時原無夙嫌返射亦

鮮隱慝忽焉越禮而肆虐或亦前世之怨冤彼雖逢来吾當順受辟既償夫宿債自絕累於来生異如三生無涤一意相干造業自彼業積而彼自語當忘情有我情空而我無罣碍豈特無子孫之顧慮抑且免累劫之牽纏豈不磊落光明從容脫灑乎二公之意良在斯矣忍生曰審如斯言誠涉世之津梁祛累之寶筏也第恐水柔多狎枝嫩易攀招釁啓侮廉有寧宇耐居士曰不然楊氏黄雀猶

顯報於衛環毛寶介龜尚陰兆夫紐印宜伊人蛻
反遜物靈矧彼著著詎終夢夢夫亦心為忍嘗其
始受誠哉渾化之難人亡名化勉強衛錄良由隱
忍而致于患忍之未至勿虞亦之頻加也於是忍
生肅容再拜稽首颺言願服膺以終身撤書紳而

觸目

四君孰優解

夢醒子舟泊蘄陽鶴廬清聖方炎歊之是處翁步以自娛客有扣航而請者曰不佞江干下士夢徵鄙儒竊慕任古之高風願就達人而請正蓋聞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要皆權傾四國名震七雄翩翩稱佳赫赫耀世孰優孰劣先生其有定評乎夢醒子曰太上考德其次論才語權勢則究遭逢徵心術則察際遇慨自宗周不

競列國分爭慕得士之易昌率聚徒以誇衆椎埋
不棄珠履席帶或彈鋏同躍治之金或虛左奉夷
門之彥才雖跨世德皆渺聞勢雖同肖心則異軫
夫假妖姬以媚主潛遺孽以篡君國祀既傾身名
並戮此操懿之不倫穿窬之醜行也譬諸黄狄無
容乎類矣無巳則孟嘗乎分三舍以招賢傾食邑
而享士齊國藉其威焰秦主慕其榮名然而艷心
叅相昧明哲之幾先徼倖出關伏雞鳴以脫難抑

今薛邑之壤猶存雋鷟之風罪浮於功得不償失
無已則信陵乎枚遊一旅却虎踞之秦兵思魏南
還全卵危之舊社庭多賢士門鮮雜賓然而竊兵
符於卧内不思瓜李之嫌殪大將於彊埸咪倒冠
裳之制偷生趙國絶意魏君倘非若口之藥言將
遂恐心而屋社乎無已則惟平原而已本手足之
懿親托股肱之重任悉心謀國先事防危義激信
陵聳危疆於磐石諜伏秦境察較獵於碁枰功實

昭然過則蔑有客曰以平原而視諸子信爲臣擘之雄以鄙意而律平原殊之純臣之槩當其信任方篤誠憂社稷以忘身及夫嫌釁漸開遷縱酒色而須命貴戚之義其然兄弟之情安在夢醒午日予以大義責平原即平原其何辭予以際遇論平原則平原固可原也夫平原所處之地何地所際之時何時也兄弟雖曰一體而分忌見每因形骸而隔心既疑則言易入言一入則心愈疑猜嫌自

方掩袖而攻盜賊者且設穽以待勝於斯時將剖
心自明則充耳莫入將遁跡長往則天親難遺罔
生怨尤徐俟悔悟佳釀在御暫付理亂於不聞樽
罍時陳庶幾飲醇而自醉此訶所遣之不減非故
恐心而負義也凡原刊作于古執瓣翁烈黠君吾
終醉心平原矣客遂唯唯而退

燕婦奇嫗說

浙醫劉君芝溪奇士也技藝精良胸懷磊落性好飲見酒輒醉酒後耳熱語刺刺如湧泉然操持謹凜不與外事予甚重之壬戌仲冬偶延之值其他出亭午方至問之曰適爲一家治病今始歸耳問何人曰某家內子也愈乎曰一劑而愈且得重謝予曰妙哉技至此乎彼婦何病而子挍劾若是曰婦某家女嫁某人舍北鄰耳今日少瞎坐屋簷下

偕婢子暨僕婦輩笑語甚適也呼茶婢捧至方入
予聞街頭鼓聲喧令僕婦往偵之回報某家娶婦
夫人也言未既茶杯墮地齒噤手握兩目瞋涎出
顧頷間首傾側不可俯仰諸人大驚亟延其父父
亦適過門入視爲癡曰昨夕無恙何疾而遽至是
諸人對以故父怫然曰死生任之留之何用遂畢
去不返頓其夫延予治得復生予曰此於理宜罰
而反得謝予方以是爲予過而予顧詐爲功乎劉

愕然問所以予笑曰此等嫉妬死恨不早乎乃活之耶無論其夫怨之乃其父亦恨予深矣相與拊掌大笑而罷

鬬雞者說

丙寅秋杪杜門養痾藥裹暫閑手籤時御偶披袁中郎集不覺欣然一快中郎之鄰有畜鬬雞者兩雞相持勝常在巨童子惡其橫也執巨雞而掌之又縱他雞啄者數四意猶諄諄不寘兩書生見而偭曰雞畜也汝乃人也我來見人而與畜搏者也嗟夫童子之用意諄諄也抑強耶扶弱耶激於義氣耶動於客氣耶舉無足論予深有味於書生之

言也夫畜也而丨與揖耶人也而可與畜揖耶知其爲畜則亦任視之而已矣有味哉書生之言也

畜乎猶然有畜心矣

銓史奇遇說

萬曆初月峰孫公掌選司當考績時檄入江某爲令史向公索五金同事者共勸止之曰孫方掌選奈何向之索賄江曰喜錢也諒亦不較卒索如數後江選山東濱州州同踰年孫公開府二東一日閱文移見江姓名曰此棍尚在此乎遂驅之去近日一甲科謁選選司當談顧其向之索賄傍一人勸之曰君不日當銓除焉知無相值而乃詩譸此

阿睹中物不可已乎頤不聽後甲科公授山東一節推未幾頤得山東一鐸正某公屬縣也遂棄去不敢赴又王懷棘公言丁丑會試赴部投卷見一吏窘一孝廉公不平甚大叱之吏踧踖不敢復肆孝廉得解去及登第次當守部一日見一官捧茶至儼然辱孝廉人也因問之曰汝非前禮部辱廣東春元者乎此人大恐因反復辯非已罪已而公揔督宣雲出巡屬邑見一卒官奔走塵埃中大顙

前辱孝廉者召諭之果是因念此人辱孝廉之始不及知而其後頗恭謹無過失不然竟斥之矣夫江史以五金之索受報於十年之後頤史之報則又速矣辱孝廉者遇王公至再倘所謂天道好還非耶不然宇宙寬矣何相遇之奇乃爾所幸三公皆端人非硜硜於必報者乃頤史預避於未任之先王公宥過於再遇之後即孫公之斥江史亦應貪黷之遺民害非私怨也不然詎止一斥耶人不

德是務滋而威是用逞亦未以三史觀之矣

異術記

大司馬懐棣王公直隸廣平人爲予言先人宦遊幾二十年官至王相然而貧甚不能具朝夕爲諸生時家惟一凳誦讀則以展冊試文則以藉卷食則以盛撮鹽當盞碟然而發憤自勵不以貧故少休試輙前列聲譽日起萬曆丙子赴試北闈此時家有一僕夫携之赴京寄居觀音寺臨入闈僕病癱不能給薪水終塲罷大雨泥沒脛跣涉歸邸舍

僕呻吟臥榻上不能起釜中僅冷飯一盂自爨火
温之心焦甚食數匙輙罷去次早詣廟前簷下就
日色立忽一人至視久之因前曰公今年决中可
惜額上梅花紋未全若紋全當發解今雖中但少
低耳予怱然曰今歲事事不如意止一僕又病給
薪水者尚無一人何言中也其人曰我許公中舉
便爾怱怱若許公中進士將打我耶我秦人王姓
公來歲必聯第當得京銜卯官至巡按巡撫亦不

訪公佚作揔督時方見公月言飄飄然去時以爲
術士常態不信也已而子丑果聯第自行人歷按
臺開府此人聲響寂然每思豈神仙者流耶何驗
之奇也及陞揔督節制宣雲一日大司徒蒲坂楊
本菴公郊薦相與言及生平[illegible][illegible]以此事告楊公
曰公欲會此人乎今在淑憲丞人[illegible]果其人相
與大懽攜之而北王生又自言遊蒲坂時韓襄雲
相公爲諸生一見遂許高中向太翁言來歲秋吾

當早来痛飲公酒聽公子高魁喜報也次年果来比報榜無相公名太翁使人讓之王生曰㒺帷中定不出五名當是報榜人誤耳吾言必不謬薄暮省中建錄送請道相公果中式魁其經一時藩之人皆驚詫以為神其子亦傳父術兼談星命然而不逮乃翁遠矣王公又言丙子秋場前偶一日出寺東行至街口邊見一應試者歐一人甚毒其人譊辯不置微聞云此自公事與我何干乃打我忽

見予遂亟書若此位相公我敢言其不中乎此公
今年必中若公像於法不應中乃毒打我豈我能
令公不中耶應試者慙而去市人哄然大笑第未
詢其姓名亦不知爲何許人

燕僧記

兗州三府田公諱如式渚大名人忠誠不妄語嘗言其府某邑城北數里有小山可登眺兩春元治具携妓往遊已而曾飲山寺中少頃主僧來長揖即席曰忝爲地主願陪末坐笑許之僧兩目㶣㶣視妓無旁睨酒既酣忽起曰僧有薄技願爲兩公壽入房持鐵錐出舞席前捷如風雨錐鋒時時擬兩人眉睫間兩人大恐乃佯曰昨與某約幾忘時

過午可行矣僧亦不留一日妓與檻盾暫寄寺中俟回拜樂也僧聞言欣然曰也得也得二人甫出即堅鼓山門拉妓入恣淫之將曙急負衣鉢去莫知所之又某邑一游僧不知自何来軀幹魁偉面目猙惡饒膂力持鐵杖沿街覓化市人頗畏之一日坐街前偶一少婦過貌頗都業踰十餘步矣僧意勃勃不可禁急起追及淫於通衢往来如織弗顧也市人大閧榜笞亂下不爲動半晌方起而僧

亦倦矣趺坐街頭揚揚自得曰吾事完矣任君輩實之衆鳴於官立斃杖下

以下數欵原無足紀予見世人溺於因果一遇僧布施恐後不知此輩亦有真僞善惡未必人人福田也至於髡尼爲害尤甚因緣媢嫗蠱惑婦女甚至有不可言者數事皆鑿鑿有據因筆而附諸帙末倘閱者因而有悟於世道未必無小補云

鄒民避役記

成其鄒平人邑故家也苦差徭避之他郡行數日偶天暮無旅店遥望一寺往投之入門不見一僧棲身山門下人定後聞房内笑語諠雜以婦人心疑之穴窓潛窺見數僧携婦共飲嬲狎甚心大恐會夜深無可避復潛回卧山門下漏下約三鼓一僧至問為誰曰貧道遠方人覔食失路不得已借上刹一宵翼早即行矣僧曰僧與道一家也有少

酒餚可共為驩不得已從之然心甚恐入房向他僧道所以遂同飲民心終恐數盃即辭出蓋民以遞役作道士裝故僧不疑其偽不則危矣又數日復值天暮無宿處亟投一庵老尼力拒之曰予輩女僧也君男人勿入恐施主知民哀懇數四不允天漸瞑路絶行人始許入又不令入房中曰君既無歸可暫卧佛殿下明晨早行勿令人知也老尼語畢旋入鍵其門民無可遡不得已於簷下卧之

二鼓門忽微開見黑影一團隱隱從暗中來懼甚疑魅也及至問何人老尼曰我也勿高聲念君卧泥塗來送簞耳因求合民欣然應之少間去頃之門再開又見一黑影来問之小尼也又與合久之門又開小尼曰吾師復來矣吾且暫避佛座後須其去共君歡也老尼来又求合民倦已不可支强應之筋力幾竭詰旦大悔遂决策還里中

大金吾震宇張公蜀人襄憲公冢孫也同使荆一

日偶談及上二事公因言其鄉某村中一尼饒姿色頗有外遇居一菴屋三楹院中頗清凈同居僅一老香公給薪水偶初冬數遊僧来覓宿尼荅以菴狹且尼也不便僧唯唯去蜀中稼事畢稻稈縛樹上自本逹杪菴側樹如蔴皆縛稻稈僧潛避樹後及人定踰墻入執尼淫之迨五鼓八僧皆遍未明僧遁尼困幾死調理月餘始愈尋嫁人去

遊僧蘭若記

中州鄉紳某素侫佛歸田後於城東南二里許建一菴居四遠遊僧有精佛理善談論者輒留之積數年得十餘人以素所敬信一僧主菴事菴後創一園亭三楹植柏千餘皆成行列劃田數頃資養贍有暇輒往與談時或留宿菴中以爲常一日午後挾一小童往止兩沙彌在門之云近村拜經懺也偶主僧房未鑰入見懸軸爲土所以指彈之軸

忽動一少婦出見公遽縮入不知已爲少彌所窺
公欲回一沙彌前稟師有事欲相議已令往報不
久當来少頃衆僧皆来具齋殽勤甚食罷歡行僧
云時漸暮令人入城取輿舁少須已而舉燭入欲
行衆僧羅跪乞命公愕然問故僧曰諸人不法事
已露其等與公勢無兩活願留衆命公立誓不向
一人言僧曰此詒我也漸肆無狀露刃相睨公見
勢不可挽因曰但得全軀即死不憾僧曰若足易

耳與一麻索繫健僧攜入園下鍵令兩僧守園門諸僧各撿行李爲遠逃計近五鼓僧飽食令二僧持炬往驗此公入園終夜涕泣莫知爲計俄城頭鼓五敲念時廹矣跪禱於亭乞神佑禱畢環視見西北隅洞朗急奔至乃一墻缺踰墻急奔偶糴糧車十餘自西北来告之故諸人挽上車衛以行而以二人急報其家及縣官於是公私集人百餘皆持兵往二僧入園逐樹遍照至缺墻知已逸去呼

數僧急追與來兵遇皆被捉遂圍菴僧大小無一
得逃者搜出婦女數人至官僧皆箠死婦女給所
親此公大悔恨喪其菴終身不接一僧聞之黃堪
輿莘野云

丹客記

堪輿熊生晃龍為予言一縉紳家甚富嗜爐火屢被欺不置也家亦漸耗妻子苦相諫因藏闢人匆道方外士而心實未厭臨街設一牖以便外觀一日午後見一道士持銀一珠與對門賣餅家驫然丈呼詢之云道士自昧爽坐店門外閉目不語某心異之至午乞齋餽以茶一壺餅十枚食盡命取水銀一錢及炭火來與之道士於衣下取杏核一

枚空入水銀加藥少許投火內須臾成一銀珠取相付遂去索觀之銀色甚佳鎔之不少毫釐心竊動令僕遍索得於城隍廟闇室中面壁坐緇衲躬往延之立其後良久始起與揖邀之書室具酒餚甚虔言及爐火輒云不知案上銅香筯一雙道士取以爇香時玩弄之食畢求去留之宿約翼早次早延之又約近午至期果來縉紳執禮益恭求益懇道士云此事非可輕易公必欲鄙當爲小試

因令僕取炭十餘斤水一盂火一爐既至懸屏諸人於室内掘一坎取銅筋稱之秖以囊中藥筋白如雪實坎内加炭因言此等術造化所忌不得已爲公試然不可不虔誠公宜焚香一拜天地拜罷火已熾筋與火一色熄以水稱之依然故物也而質則銀鎔之紋銀也縉紳大喜謂真仙在目前矣堅乞其術要之設誓立券縉紳焚香設重誓付以券顧終身不相負道士曰公心既誠真可教第此

事不可令多人見須靜室乃可周視無嘗意者至宅後園中樹木陰翳一亭巍然道士曰可矣公眞箇中人當爲大做令子孫世世稱陶朱也非黠百金爲毋不可遂於亭中安爐寘鼎縉紳親持三百金同入鼎加火日往視火候飲食與共暇則相與闡玄理或談生平宦途中事意甚浹巳而漸署爲製葛衣一日道士曰某孤雲野鶴性疎宕令久坐漸欝何處可少豁心目也曰園後即城登城四遠

皆目中矢於是道士科頭跣足衣短葛四體無纖毫障僅一僕進城上日以爲常閒獨往縉紳以相與厚不疑也一日忽不返候數日竟不返開爐視之三百金化爲烏有矣大怒倒爐碎鼎毀其亭作馬廐次年春闈人報故人子求見出視之一少年可二十許身被械僅一婦人又一男子執文牒隨其後詢之云南京人姓某名某乳名某某於某年月日生父某任某官母某氏縉紳聞言大驚所云某

官與縉紳爲生死交而此人乳名即縉紳所命也亟問何以至此涕泣云父在日時時念某伯交誼恨不縮地一會不幸父殁尋喪母隻身伶仃爲群不逞所誘醉後誤殞一人官以故擬大辟傾家營幹僅得遣戍而先業蕩然矣縉紳即某之結髮今爲軍裏此一人長解也行至此地身無一錢尚念先人舊誼少濟數金使得至戍所幸甚縉紳聞言爲隕淚留住宅中此人感甚因言身犯罪不可令人

知夀於人跡不斷處暫休息嘗亟行恐悞期限也

歷數處行至園故宿亭內以不潔告此人曰先君

在日雅好花卉家有一園頗相彷先君日夕遊焉

見此園如見先君是以不忍捨繙紳爲埽除令息

其中日延與語同飲食夫人亦時召其婦與飲食

繙紳之子見婦少而多姿秉間挑之欣然相允遂

匿之書室不令至園中已而其人忽不見亭中銅

香箭一雙帖一緘不言姓名但謝昨歲相待之厚

云銀未携去埋亭中令来取者其子也所談其官家世曁其子乳名皆得之縉紳所自言又言世間燒煉者術多贗前銀觔乃造以相紿者所以遅忿午觔未就也令銅觔公故物從令可絶意此道勿再爲人紿耳亟召長解詢之自言身係樂户婦人妓也問以来人云不知何許人初入門用頗奢漸與妓密謂其父爲公點金萬億執有契券假此行徑可得數百金當均分不知乃爲所詒問妓得之

其子書室中遺之不去云與公予約偕死不則願死公前縉紳大窘不得已給廿餘金始行縉紳懊悔甚痛詈其子從此絕口不談爐火事

海虞門人毛鳳苞訂梓